

凌行正

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九号干休所

凌行正
著

九号 干休所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号干休所 / 凌行正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 - 7 - 5033 - 2223 - 5

I. 九… II. 凌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34468 号

书 名: 九号干休所

作 者: 凌行正

责任编辑: 钱庆国

装帧设计: 刘晓京

责任校对: 李 戎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16 开

字 数: 300 千字

印 张: 19

印 数: 1—5000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33 - 2223 - 5

定 价: 30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 进所之前.....	(1)
第二章 住所以后.....	(19)
第三章 离所远行.....	(249)
后 记 想为同辈战友留下点什么.....	(298)

| 第一章 | 进所之前

这是某省军区首长住的小院，靠东头第一栋二层小灰楼，就是原司令员王根柱的家。不过，这个家好像正在移动之中，楼门前停着一辆军用大卡车，几个战士正在进进出出地往卡车上装载东西。

楼内，王根柱的夫人欧阳蓉，站在楼梯上手扶栏杆，指挥着人们搬运物件，并不停地嘱咐着：“轻点……小心……”

忽然，她听见楼外有小轿车急刹车的响声，接着，有人在喊：“停下！停下！”随后，就见她的儿子、西装革履的王亮亮冲进门来，对着正在忙碌的人们吼道：“谁叫你们搬的？！谁叫你们搬的？！”惊愕的人们纷纷停下了手上正在干的活儿。

欧阳蓉从楼梯上走下来，走到儿子的面前，嗔怪地说：“亮亮，嚷什么？是你爸叫搬的。”

亮亮说：“老爷子不是还在住院吗？前些天我去看他，就跟他说了，咱不忙往干休所搬。凭什么人家住小楼，叫咱家去住公寓楼？”

“亮亮！”欧阳蓉加重了语气，“你是装糊涂还是咋的？咱们能跟人家比吗？”说着，她眼眶里竟溢出了泪水。

这时候，门外又响起几声自行车铃声，一位老军人款步走进来。他穿着“65式”旧涤卡军裤，军上衣拎在左手里，搭在左肩上，右手拄着一根竹节鞭似的棍子，近看才知是一根用子弹壳做的拐杖。

欧阳蓉首先迎上去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出院了吗？”

王亮亮也上前一步：“爸。”

老军人目光炯炯地盯着儿子，说：“我就估计，你小子会跑回来捣乱。本想趁你出差的空儿，把家搬了。嗨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颠回来了。”

王亮亮说：“生意上那点事，摆平了我就回来了。爸，咱们为什么非要搬家？就是不搬，看谁敢轰咱们走？！”

这位老军人，就是已经离休了的省军区原司令员王根柱将军。他本来在住院，但是，放心不下搬家的事。趁着医护人员不注意的时候，骑着陪他

住院的警卫员小赵的自行车,偷偷跑回家来了。对于儿子反对搬进干休所的意见,他并不感到惊讶,因为他已经听儿子说过无数次了,他也对儿子解释过无数次了。现在,他要说的只有一句话:“亮亮,别惹老子生气!”说罢,连连地咳嗽起来。

王根柱患有多种疾病,但最严重的是哮喘,曾经切开气管抢救过。一见他咳嗽欧阳蓉赶紧扶着他,连连拍打着他的后背,并从他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气雾式的小药瓶,向他口中喷了几下……

王亮亮的态度立马软了下来,忙转身对停止了搬家动作的人们说:“搬吧,搬吧,今天把楼下的搬完,明天搬楼上的。”

这时,警卫员小赵带着王根柱的专车从医院赶来,把王根柱接回医院。一路上,小赵都在嘟囔:“首长,你再偷骑我的自行车,我都要受处分了……”

王根柱走后,王亮亮对欧阳蓉说:“妈,我跟着大卡车到干休所那边看看,明天上午我再过来。”他开着他的奥迪,尾随着搬家的军用大卡车走了。

小楼里顿时安静下来。欧阳蓉送走了老头、儿子,回转身来,见到昔日家具、摆设井然有序的会客厅、餐厅,转眼之间变成了空荡荡的楼层,地下和墙角处凌乱地抛弃着一些旧报纸、塑料袋,她感到极度的不适应,一股说不清的情绪涌上心头,失落?空虚?怅然?还是酸楚?……这一辈子,她和王根柱结婚后,曾经搬过无数次家,但哪一次也没有这一次搬家情绪糟糕。过去,每一次搬家,差不多都与王根柱的职务晋升连在一起;那当然是每搬一次家,住房条件都随着一次改善,即便是“文革”后,由大军区搬到省军区,住房面积小了一些,但仍然是独门独院的首长小楼,就像儿子亮亮说的,仍然是“司令员官邸”,而现在,要搬进干休所了,干休所干休所,离休干部的休养所,不就等于被送进养老院了吗……

她觉得头有点眩晕,于是便扶住楼梯的栏杆,一步一步地走上二楼。二楼是卧室和书房,虽然有些物件也已开始清理、打包,但是基本上还没大动。她推开卧室的门,一抬头,看见了墙壁上悬挂着的三幅黑白照片,一幅是战争年代她在部队文工团时的留影,一幅是1950年她和王根柱结婚时的合影,再一幅是王根柱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身着礼服的标准照。以往每次搬家,她都是早早地把这三幅照片从墙壁上取下来,将镜框擦拭干净,包好,然后又早早地把它们悬挂在新家的卧室里。而这次搬家,不知为什么,到现在她还没把这三幅照片从墙上摘下来。是的,以往每次搬家,全家人几乎都

是意见一致,特别是她和王根柱,从来没有过不同的看法;可这一次,全家人分成了两派。过去,在家务事上,王根柱对她向来是言听计从,可这次,王根柱发现她的情绪有点不对头,还批评了她:“你别和亮亮掺和在一块儿,那孩子不懂事。什么住小楼,住公寓,有什么两样?不都是人住的吗?干休所有什么不好?那是对老干部的关心,老有所养嘛……”自那以后,儿子王亮亮再发表反对搬家的意见时,她不再附和了,更不敢帮腔了。昨天,当老头从医院打来电话,叫她趁王亮亮出差外地的空儿,赶紧把家搬进干休所,她立马行动了起来……

不过,欧阳蓉不愿意搬进干休所的真正原因,并不是住小楼或是住公寓的问题,关于这一点,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,连王根柱也不一定摸得清楚。一开始酝酿离休干部进干休所的时候,欧阳蓉并没有排斥感,她想,进干休所也好,免得和在职干部住在一起,比这比那,心里总是觉得不平衡。可是,不久她听说他们要进住的这个干休所,不仅接收本省军区的离休干部,还接收大军区机关和直属单位的离休干部,甚至还有外地别的大单位来的离休干部,她就开始有点犹豫了。为什么呢?因为她担心,万一有她不愿意见的人也搬进这个干休所里来,住在一个院子里,那该有多别扭!……为此,她找一些熟人从侧面打听,但是谁也不掌握进所人员的全部名单。她也曾经向王根柱建议,是不是干脆搬远一点,搬到外省别的大单位干休所去,因为按照有关规定,只要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王根柱提出申请,经过上级有关部门审批,是可以进行异地安置的。但是,王根柱执意不愿去麻烦别人。欧阳蓉只好硬着头皮,听天由命了,她不相信“冤家路窄”这句话处处都会应验的。现在,当她抬头看见卧室墙壁上挂着的这三幅照片,特别是她在文工团工作时那幅照片,以及她与王根柱结婚时那幅照片,她心里又像碰倒了五味瓶一样,七上八下地翻腾了起来……

她搬来一个方凳,站上去,亲手把那三幅照片一个一个地摘下来,然后取出一块方巾,在照片的镜框上擦拭着。

这时,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。

“欧阳吗?听说王司令员从医院里回来了,是吗?”

电话听筒里,传来省军区原参谋长赵刚粗犷的声音。他也是这批要进干休所的离休干部。

“又送回医院去了。他不知从哪儿听说亮亮从外地出差回来了,怕他不

让搬家，添乱，就骑着小赵的自行车偷偷跑回来了……”欧阳蓉说。

“这老爷子！过去打仗他总是冲锋在前，现在进干休所又不落后……”

“唉！这脾气，这辈子可把他害苦了……”欧阳蓉叹息着说。

“他跟我说了：赵刚呀，进了干休所，咱们就开始研究一个旅行计划——他还真有那份好心情。”赵刚说。

“你现在在忙什么呢？”欧阳蓉问。

“还不是一样，准备搬家。正在收拾锅碗瓢盆……”忽然，赵刚好像跟另外一个什么人嚷嚷开了，“嗨，不能扔，那是我的马褡子！……”咔嚓一声电话挂断了。

欧阳蓉在这边也放下了电话，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唉，这些老头子，都是这样，到老也改不了怪脾气，怕要带进火葬场了……”

2

赵刚是抗日战争后期参军的小八路，在冀中平原上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，左手上留下一块伤疤，同时也落下“赵大胆”这个绰号。战争年代，在野战部队里，他一直是王根柱的部下。王根柱喜欢他作战勇敢，能打硬仗恶仗，一级一级把他提升上来。在任团一级指挥员时，开始他只是个代理团长；尖刀师师长王根柱从院校学习回来后，一个命令就把他的“代理”二字去掉了。王根柱升任副军长后，赵刚接了他的班。但赵刚年龄稍稍偏大，在野战部队里难以由师升军的时候，时任大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根柱一个电话，把他这个野战师长调到省军区当了参谋长。令赵刚没有想到的是，在“文革”后期，王根柱遇到了麻烦，从大军区副司令员一下子降职为省军区司令员，他赵刚居然和老上级王根柱成为同级干部了。私下里，他曾不无遗憾地说：“这位老首长，天都快亮了，不小心把一泡尿撒在了床上！”

俗话说，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。赵刚虽然是小羊倌出身，文化程度不高，但性格豪爽开朗，快人快语。不过，前两年，相濡以沫的老伴去世，感情上受到冲击，情绪有点低沉，隔三差五地喝起闷酒来。他的儿子赵小勇，在他们的老部队当了摩步旅旅长，儿媳莉莉也随了军。在赵刚的坚决要求下，只把小孙子乐乐留在了他身边，由他老伴的侄女帮助照看着。听说他将要搬进干休所，他儿子、儿媳双双请假回来，帮他装修新房，准备搬家。

干休所的住房，都是部队新建的带有电梯的高层楼房。住房里的一些基本设施，像厨房里的煤气灶、电热水器，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、浴缸等，都已安装完毕；水、电、气也已经接通，老干部搬进去以后就可以开始生活了。不过，当时社会上正流行一股房屋装修之风。赵刚的儿子、儿媳张罗着要给老爸的新房再重新设计、重新装修一番。赵刚的儿媳莉莉，是一家报社的记者，又能干又见多识广，儿子的家务事都是儿媳当家作主。

小两口研究好之后，由莉莉向赵刚陈述装修计划和方案。莉莉说：“爸，你那干休所的房子，我和小勇商量好了，准备重新设计、重新装修，等装修好了你再搬进去。”

赵刚说：“干休所的房子早就装修好了，我去看过，客厅里卧室里的墙上，还给贴上了壁纸，带花纹的，漂亮着哩！”

莉莉扑哧一声笑了，说：“爸，那都过时啦！现在装修，谁家墙上还贴壁纸。你房间里的那些壁纸都得铲掉，重新刷上一种进口的涂料……”

赵刚一听火了，但他不便与儿媳发作，转脸问赵小勇：“这是谁的主意？哎？”

赵小勇笑而不答。莉莉接着说：“爸，还有哩，卫生间的浴缸也得打掉，给你换上浴房，再装上浴霸，冬天洗澡也不会冷的……”

赵刚再也听不下去了，霍地一下站起来，瞪着眼睛说：“别的怎么折腾，我可以不管，这浴缸，不，这洗澡盆你们要是给我砸了，我跟你们没完！”

莉莉不解地问道：“为什么呀？”

赵小勇赶紧给莉莉使了个眼色，转而对赵刚说：“爸，行，洗澡盆给你留着。”

因为，赵小勇突然想起他童年时关于洗澡的一件事。记得小时候，从来都是妈妈给他洗澡。洗澡时，妈妈在卫生间里摆放个大圆镔铁盆，把一壶热水倒进去，再掺些冷水，用手试试水温合适了，便把他抱到盆子里坐下，哗哗地给他洗起来。洗完后，妈妈弯着腰吃力地端起一大盆脏水，从厕所的蹲坑中倒下去。突然有一天，卫生间里多了一个白色的猪腰子形的搪瓷大澡盆，旁边还有两个水龙头，一个放热水，一个放凉水，棒极了。爸爸下班回来，一进门就嚷嚷道：“今天我给小勇洗澡！”他三下五除二地把小勇的衣服脱光，抱在澡盆中站着，然后拧开水龙头，稀里哗啦地给小勇洗起来。他一边给孩子洗，一边还不停地大声说话，“小勇，你狗日的有福，这么小不点儿就洗上了澡盆子。老子当初可没这福气。打鬼子那工夫，一年也洗不上一回澡；后来用个大汽油桶烧点水，大伙轮流着钻进汽油桶里涮一涮。进城以后，部队自己修了澡堂子，有大池子，有单间的盆塘。可是，团以上干部才能洗盆塘，老爸那时是营职参谋，不够格，只能泡大池子。老爸就想，什么时候咱也能泡盆塘了，他妈的，老子躺在澡盆里泡它两天三夜！嘿，没成想，现在在家里都安上澡盆子了，先叫你小子尝尝新鲜，高不高兴？”谁料小勇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怎么回事？唉！原来是赵刚一高兴，热水放多了，把孩子的小屁股蛋都烫红了……

长大之后，赵小勇渐渐明白了，家里安上澡盆子，对于爸爸来说，不仅仅

是洗澡方便的问题,同时,也是他这位老八路的地位与身份的一个象征啊!现在,莉莉要把他新居的澡盆子砸掉,他能同意吗?

“浴缸风波”过去不久,今天,又发生了“马褡子事件”。

莉莉在给赵刚清理床铺上的用品,准备把继续留用的被子、毯子、枕头等捆成一个行李卷,搬到干休所新居去;把一些不堪用的褥子、床单等打算统统扔掉,换新的,因为在新居中,他们已经给老爸买了一张名牌的席梦思床,不用再铺垫这些旧东西了。当莉莉掀开赵刚床上的褥子时,发现褥子下面还垫着一个破旧的草绿色的布口袋状的东西,莉莉不认识这是什么。说它像口袋吧,可它的开口不在一端,而是在中间。它是用一种帆布做的,已经褪色,上面有许多横一道竖一道的划磨痕迹,在角上还有一个补丁。莉莉感到好笑:这老头,净留些破烂,像宝贝疙瘩似的,席梦思床哪还用这玩意儿?她把这个口袋状的东西抽出来,刷的一声扔到墙角垃圾堆里,准备和一些破塑料布什么的一起清扫出去。

这时,正在和欧阳蓉通电话的赵刚瞥见了儿媳的这一动作,忙喊道:“嗨,不能扔,那是我的马褡子!……”然后啪的一声放下电话,跑进屋里来,从墙角垃圾堆里拾起马褡子,连连用手拍打着上面的灰尘。

莉莉不解地睁大眼睛,问道:“什么马达?还有用布做的马达?”

赵刚边折叠着马褡子,边说道:“不是马达,是马褡子。打仗那时候,我的全部家当,就装在这个马褡子里。一床被子,一条褥子,一个床单,还有个包裹着换洗衣服的枕头,全塞在这马褡子里,用马驮着,行军到了宿营地,把马褡子摊开,铺在地上,把被子什么的掏出来,躺下就睡;第二天,把被子什么的往马褡子里一塞,往马背上一驮,开路,那叫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,人走家搬……”

莉莉说:“现在又不行军打仗了,还留它干吗?”

赵刚抚摸着马褡子上的一个补丁,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愁云,说:“莉莉,知道这里为什么打了个补丁吗?这是美国飞机的机关炮打的一个窟窿。在朝鲜金城反击战的时候,我们的指挥所向前移动,刚钻进一条山沟,敌人的飞机就来了。十几架‘油挑子’劈头盖脸地一阵狂轰滥炸,当场就把给我驮行李的战马炸死了。警卫员小陈赶忙上去从马背上卸下我的马褡子,背起就往坑道口跑,刚跑到坑道口,敌机的机关炮嗵嗵地一阵扫射,马褡子上打了个窟窿,警卫员小陈也牺牲了。这马褡子上,留着小陈的血迹呀……”

莉莉沉默了。赵小勇走过来,从赵刚手里接过马褡子,轻轻地放在了一堆准备搬往新居的衣物上,然后装进一个大藤条箱子里;待赵刚走出去之后,莉莉靠近赵小勇,几乎是耳语般的神秘地说:“呃,看爸这种怀旧情绪,咱们的方案恐怕他不会接受,弄不好还会挨他一顿骂。”

赵小勇思索着,半天没吭气,最后只说了一句:“等搬进干休所以后,听听沈叔叔的意见再说吧!”

3

赵小勇所说的沈叔叔,是某大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沈汉卿。沈汉卿也是这次要进干休所的离休干部。

这些天来,沈汉卿家里充满着准备迁进新居的喜悦气氛。沈汉卿现在住的房子,在大军区营院靠西边的一栋灰楼上,这栋灰楼也叫“火烧楼”,是一座解放前修建的筒子楼,曾被大火烧了一次,后改建成了单元房,简陋而又狭窄。除了沈汉卿老两口外,女儿结婚、生孩子,都挤在这套单元房里。现在好了,老两口要进干休所,女儿单位也给女儿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,小两口带着孩子这次也要搬走了。

全家人都在忙着搬家的事。沈汉卿从几个书架上把一些图书、资料拿下来,准备往纸箱子里装。所谓书架,除了机关发的用木条钉的两个书架外,其余的,都是用空罐头箱子摆起来的代用品。而他的图书、资料,除了马列著作、毛泽东选集外,大都是“文革”时期翻印的一些材料。多年的宣传教育职业,使他养成了“资料癖”。

他的老伴黄静走过来要给他帮忙,当她弯腰拿起一摞发黄的资料时,一股灰尘噗地喷了出来,差点眯了她的眼睛。她啪的一声又把那摞资料扔在地上,说:“瞧你这些宝贝,干了这么多年,你还剩下什么?”

沈汉卿把眼镜往鼻梁上顶了顶,嘿嘿笑了一声说:“你没听过一句歇后语吗?孔夫子搬家,净是书(输)。”

老伴黄静却没笑,而是撇了一下嘴,说:“你算什么孔夫子?批林批孔那阵子,看你批孔老二的那股积极劲……”说罢,拍打着两手的灰尘走开了。

沈汉卿被噎得半天没说出话来,愣愣地看着老伴走下楼梯的背影……老伴对他,一贯是“哪壶不开提哪壶”……

沈汉卿的老伴黄静,干了一辈子小学教师,比沈汉卿早两年退的休。或许由于几十年来在孩子们面前要“为人师表”,从年轻时候起黄老师就不苟言笑,善于挑剔。对于这一点沈汉卿是理解的,结婚以后,经过磨合,也是适应了。可是,自她退休之后,这种“不苟言笑”、“善于挑剔”似乎又渐渐加

重了,对于沈汉卿在家务事上的一些意见,十次就有九次使用“否决权”,甚至“抽他的底火,揭他的伤疤”。这不,刚才只两句话,就使沈汉卿“哑火”了。本来在干休所的新居,女儿已给沈汉卿买了一组带玻璃门的新式书橱,他准备搬过去后,把书房好好地布置一番,再摆上一张画画的书案,不料刚才叫老伴两句“揭短”的话一堵,像兜头浇了一瓢冷水,一点情绪都没有了……

女儿小玲从另一个房间走出来,见沈汉卿一个人蹲在一堆旧资料 and 几个破纸箱子后面发愣,便走过来,问:“爸,怎么啦?不是妈妈在帮你整理吗?”

沈汉卿这才回过神来,说:“她下楼去了,我自个能整理……”

小玲说:“我们房间的东西都整理好了,就等明天来车拉走了。来,我帮你把这些资料装进箱子里吧!”

沈汉卿摆了摆手,说:“等一等。这些旧材料,都是‘文革’时期爸爸当宣传部副部长时候经手翻印的,有两报一刊的社论,有学习班的思想总结,有‘三支两军’办公室的工作计划,有军宣队的报告,还有一些大学红卫兵的传单……小玲,你说,我是把它烧掉呢,还是搬进新家里去?”

小玲几乎不用考虑便答道:“这些破材料早就该烧掉啦,留着这些东西干什么?没用!我给你买的那组书橱,漂亮着啦,把这些马列著作、毛主席著作摆上去,再添置一些新书,你喜欢的中外名著啦、古典诗词啦、书法画册啦,就可以了。别要这些旧材料占地地方了。”

沈汉卿沉吟片刻,说:“这些旧材料,作为过去那个时期的见证,作为我个人一段经历的见证,烧与不烧都无关紧要了。把这些材料烧了,那个荒唐的时期,以及爸爸的这一段个人经历,就不存在了吗?看到这些旧材料,爸爸有时自我解嘲地说,在十年浩劫中,爸爸从来没有对过,但是,也从来没有错过……”

女儿小玲笑了,说:“爸,你这个当年的学毛著积极分子,又在运用你的辩证法了吧,什么叫从来没有对过,又从来没有错过?”

沈汉卿指着那堆材料,说:“那时候,不就是凭着这些材料工作吗,能有对的时候?不过,这些材料都是从上头来的,我个人又能有什么错?”

小玲说:“可不是嘛,三中全会以后,你认识的好,弯子转的快,不是由副部长又升为正部长了吗?”

沈汉卿叹了口气,说:“唉!那是因为爸的官小,检查检查就过关了。像

王司令员,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……”

小玲突然像想起一件什么事,说:“呃,对了,那天我从省军区大院门口过,遇见了欧阳阿姨,她问我,大军区都有哪些离休干部搬进干休所来?”

沈汉卿问:“她是不是在打听文工团长彭克?”

小玲说:“她没具体说。怎么,他们过去认识吗?”

沈汉卿说:“不说这些了,咱们赶快整理东西吧!”

小玲说:“那,这些旧材料,到底是要还是不要?”

沈汉卿又把眼镜往鼻梁上顶了顶,说:“要。爸爸进了干休所,除了把画画捡起来,还要把自己这一辈子好好梳理一下,搞搞明白,说不定这些材料还能帮我整理出一部反思回忆录哩!”

这时候,楼梯一阵噶噶响,沈汉卿的小外孙明明从门外跑了进来,后面跟着他的爸爸。小明明一进门,就喊着:“爷爷——”一下子扑到沈汉卿怀里。沈汉卿站起来,抱起了小外孙。

沈汉卿的女婿说:“幼儿园的账都结了,转园的手续也办好了。”

沈汉卿亲了亲小外孙子,说:“爷爷真不愿意你们搬走哇,明明走了,谁逗爷爷乐?”

沈汉卿就一个闺女,因此,把小外孙明明就当成了自己的亲孙、家孙。明明是在沈汉卿离休前出生的,沈汉卿高兴地还给他起了个雅号:休前。说实话,离休并没有使沈汉卿感到空虚,现在女儿一家三口要搬走了,着实有一阵空虚感袭上他的心头……

女儿小玲赶紧说:“爸,我们会经常回来的,你要是想孙子了也可以过去看看嘛!”

沈汉卿对着小明明问:“明明,你是愿意跟着爷爷、奶奶进干休所呢,还是跟着爸爸、妈妈搬到新家去?”

小明明眨了眨眼睛,说:“我才不进干休所哩,我愿意到新家去……”

小玲嗔怪地拍了他一下,说:“这孩子,白眼儿狼!”逗得大家都笑了。

小明明到一旁玩他的小汽车去了,小玲两口便帮助沈汉卿清理起图书资料来。小玲一边把图书资料往纸箱子里装,一边说:“爸,我们搬走之后,你和妈到了干休所,房子也宽敞些了,是不是把奶奶接来住住?”

沈汉卿好像被触动了哪根神经,心想,这孩子,话净往爸爸心窝里说。